

MEI SE N T A N A N

梅森探案
MEISENTAN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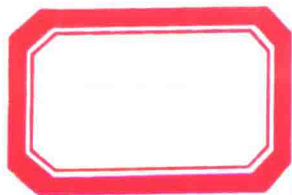
愤怒的哀悼者

烦恼的女招待

[美]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著

群众出版社





愤怒的哀悼者 烦恼的女招待

[美]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著

何岚 张淑娥 陈丽芳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愤怒的哀悼者; 烦恼的女招待/[美] 加德纳 (Gardner, E. S.) 著; 何岚, 张淑娥, 陈丽芳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5. 1

(梅森探案)

ISBN 7-5014-3342-9

I. ①愤…②烦… II. ①加…②何…③张…④陈…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2517 号

愤怒的哀悼者 烦恼的女招待

原 著: [美]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译 者: 何 岚 张淑娥 陈丽芳

责任编辑: 鲁玉容

封面设计: 王 子

责任印制: 王铁珊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bs.com

信 箱: qzs@qzcbbs.com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55 字

印 张: 11.2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7-5014-3342-9/I·1405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内容简介

愤怒的哀悼者

一向平静的小村庄竟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死者还是位百万富翁的儿子，他死在了他家在此地的别墅里。艾德里安太太根据一些现象认为是自己的女儿夏洛塔为了自卫而杀了人，而女儿夏洛塔又以为是母亲为了自己的清白而除掉了这个花花公子。于是，母女二人均隐瞒了一些事实，结果将案情搞得十分复杂。幸好梅森正在这里度假，他的出面能否揭露出真凶呢？……

烦恼的女招待

念大学的凯瑟琳的父母在一次车祸中双亡，她的生活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上，她只好到只在信中有联系的惟一亲戚——姑妈——家生活。但令人失望的是，姑妈似乎很穷，不但无法供她继续上学，而且还总是让她处于饥饿之中。为求温饱，她不得不去做女招待。然而，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里，她发现姑妈衣柜中的帽盒里藏有巨额现金，为此她深感烦恼并找到梅森咨询。不想接下来姑妈被人打晕昏迷不醒，现金全部丢失，凯瑟琳被控为凶手，梅森也成为被告的代理人而卷入此案……

FEN NU DE

AI DAO ZHE

愤怒的哀悼者

何岚译



第一章

贝拉·艾德里安被一阵不安的感觉惊醒了,似乎有什么事让她觉得不对劲儿。

这是个月满之夜,月光穿透卧室的窗子,洒在床尾,在毯子上投出一片金色的光影。看着地上的影子,艾德里安太太知道此时已经过了午夜很久。

她转了转身,想要平复自己的思绪继续入睡,然而卡洛塔的事情却一直萦绕在她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她理智上试着想消除这种突如其来的不安思绪,可却一点用都没有。

卡洛塔今年二十一岁,已经学会了对母亲的任何的看护和监管都产生抵制的情绪;而现在,卡洛塔若不是在房里,那就是在几十里外的亚瑟·B·库兴的别墅里。

艾德里安太太很想要去卡洛塔的卧室瞧一瞧,确定一下她回来没有,可是这个念头还是被她克制住了。万一卡洛塔碰巧醒着,那样做会伤了她年轻的自尊心,她会觉得自己被当作小孩子般对待了——然而……这三年来贝拉·艾德里安不停地和自己在作斗争,不过那种母亲保护子女的天性却拒绝被晾在一边。



卡洛塔在十七岁时，曾非常乖巧体贴；十九岁时，也还很和善宽容；可到了二十岁，就变得不耐烦了。

现在，已经二十一岁的卡洛塔想要让自己的母亲明白，她想要真正的独立自主。她已经长大了。母亲可以是她的朋友，她的同伴，但却不再是她的导师或是她的监护人。

然而尽管贝拉·艾德里安已经很努力了，她还是无法完全接受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她可以克制自己不采取外在的行动，但是内心里她还是像以前一样的关心在意。卡洛塔虽然已二十一岁了，但也还是她的孩子，是需要她保护的孩子。

贝拉·艾德里安想知道现在的确切时间，到底卡洛塔——突然她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念头：只要她到车库里看看不就能得到答案了吗。

她走下床，匆匆穿上睡袍和柔软的拖鞋，蹑手蹑脚地走出后门，绕到马路边。

车库门开着，里面空荡荡的，看上去阴森得像个黑黑的洞穴。

艾德里安太太借着月光看了看手表。当她发现时间已经这么晚了，她感到非常忧虑，而车库里那黑乎乎的阴影则更加深了她的不安。

她慢慢地绕到屋子背后，走到屋子北面。从这个位置，她望过小湖湾，就能看到亚瑟·库兴度过他假期里最后一个周末的地方。他的脚受伤了，所以没法出去活动，只能呆在家里。在十天前，卡洛塔和那位年轻富有的单身贵族一起在熊山上滑雪，她们并排划下陡坡时发生了意外，而他的脚踝就是在那时给摔伤了。因为这个原因，卡洛塔觉得自己应该负上一定的责任，所以最近经常去库兴的别墅探望他。

现在既然亚瑟·库兴打算要回城里去，因此他邀请卡洛塔去

他家吃饭并看彩色影片这也是十分平常的事情。那影片早前被送到城里处理,这个下午才刚被送回来的。

艾德里安太太安慰自己,毕竟以现今的社会标准来看,这个时点还不算太晚。刚才惊醒她的那种不安的情绪怎么也摆脱不掉,她惟有试着对此一笑置之。

寒冷的月光洒在冰冷的湖面上,波光粼粼地摇曳着,些许灯光从库兴别墅的窗户透出来映在了波面上。那些灯光给人以温暖和安心的感觉。毫无疑问地,一切应该都很正常,而卡洛塔的车灯应该随时就会出现,并在黑夜中探索着回家的路。

艾德里安太太因为寒冷和焦虑而颤抖着。她决定了要回到床上,然后要开始睡觉。毕竟,卡洛塔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贝拉·艾德里安必须得学会自我约束,并且……

突然,在湖那边响起了一下女人的尖叫声。由于距离远的关系,声音很微弱,然而尽管这样,它听起来还是让人感到非常恐惧。那是一下拖长的尖锐的叫声。

艾德里安太太等了一会儿,想要听听是否还会再传来类似的声音。接着她冲到她的卧室,匆匆穿上花呢裙和外套,甚至没有费时间穿袜子,直接把脚伸进就近的那双鞋子,立刻就冲出了家门。

她家和库兴家之间隔着一段湖湾。贝拉·艾德里安没走公路,而是试着沿湖边走,这样应该能省下一段路程。

别墅是沿着湖岸建造的,以前只是用来耕种的土地,现在则变成了出名的冬季度假胜地。不久后,当湖面结了冰,就可以在那儿滑冰,并燃起篝火煮上一壶冒着热气的咖啡,好不热闹;而像现在这早冬季节,还可以滑滑雪。

在这海拔一英里多的地方,艾德里安太太发现要大步地走有点困难,但她还是努力向前迈进,下定决心不管卡洛塔会怎么



想,她都要去察看一下那尖叫声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声音好像是从库兴别墅的方向传来的,笔直地越过湖湾,尽管因距离远而变得很微弱,但是在这样寒冷无风的夜晚,那声音也是足够清晰地让人觉得不安。

地上结了一层霜,像是地毯一样铺在地面上。贝拉·艾德里安匆忙地穿过狭窄的小径,结了霜的植物沿路拍打着她裸露着的双脚。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了库兴的别墅。

德克斯特·C·库兴,那位银行家,把这别墅当作全年娱乐消遣的地方,然而他的儿子,亚瑟,在这屋子里逗留的时间比他父亲还多。这栋房子是选在一个突出的湖湾半岛上建的。在湖边有一个夏天才使用的快艇码头。屋子靠水的一边有一片烧烤地,而在屋子北面的车库前还有一片宽敞的停车场。

贝拉·艾德里安留意到前窗的窗帘被横拉上了,只有边窗没有放下窗帘。屋里的灯光在结了霜的地上投下了金色的亮光。

艾德里安太太跑上前门廊的楼梯,敲响门铃。然后,她突然意识到,当门打开后她该怎么说呢?她该提到那声尖叫吗?什么尖叫?她怎么知道那声音是从这屋子里传出来的?

她脑海里呈现出将会发生的景象。她能想像到库兴听她说话时觉得可笑的表情,能想像到在他肩膀后面的卡洛塔的脸和她那冒着怒火的眼神。亚瑟·库兴也许不会注意到她的真正用意,但是卡洛塔肯定会想到的。

那亮着灯的屋子按惯例应该是个非常稳妥的地方,是那种现代男人和女人在火炉前结下友情的地方。然而,若是一位蓬头垢面的、焦急不安的母亲突然闯了进来,那她可真是古板得不可救药,荒唐可笑到极点了。

想到这些,贝拉·艾德里安逃难似地跑下门廊,绕过屋子,跑到背后,小心地躲在阴影里。她盼望着亚瑟·库兴也许会以为那



铃声是一些小鬼的恶作剧,或是自己耳朵听错了。

有好一阵子,艾德里安太太蹲伏在屋子背后,等着听应门的脚步声。

然而并没有什么脚步声。

在迅速地重新评估过情况后,她谨慎地绕着房子,寻找着卡洛塔的车子,但没找着。

但是她发现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状况,那可是当场把她的恐惧都加倍放大地全都唤回来了。屋子北边的窗户,后面的那扇,将灯光撒在了庭院里。在那金色的亮光里,她能够看见地上结了一层白白的霜,闪烁着冰冷的光。但是,那闪烁着的不仅仅是霜。地上有一些玻璃碎片反射着从房里透出来的灯光。白霜上还有两条长长的、黑色的痕迹,那是由汽车车胎造成的,车子显然是刚开走没多久。停车的地方没有结霜,留下黑乎乎的一片方形地,而车胎的痕迹就是从那里开始开出去的。

艾德里安太太非常小心谨慎地踮着脚走过去调查情况。

地上的那些玻璃碎片是一些尖长条的镀了银的玻璃片,显然是一面厚镜子的碎片,镜子一定是打在窗框上而摔碎的。

窗子也被打破了,窗子的薄玻璃碎片和镜子那厚厚的碎片掺杂在一起。

在地面上,艾德里安太太看不见房里的情况,但是窗上的破洞和地上的镜子碎片都已经足够说明情况了。艾德里安太太惊慌地喊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她的声音冰冷地回响着。

她再次绕着房子跑到前门,疯狂地按着门铃。她试了试门把,把门都弄得咯咯响,然后她用拳头狠狠地敲打着门面。

里面的弹簧锁门的很紧,把门锁得死死的。

贝拉·艾德里安绕到后门,没敲门直接把手伸向了门把。



门旋开后，她仅犹豫了一瞬间，接着她便喊道：“卡洛塔！卡洛塔……亚瑟……库兴先生！”

没有任何的回应。她走过厨房，惊慌害怕地打开着每扇门。而当她走到那间书房和卧室两用的房间门槛前，她吓得呆住了。

房里有一些滑雪用品，三角旗和奖杯，剑和手枪，以及收藏了一些带亲笔签名的装了框的照片，另外还有一张床，而在屋子中间是一张轮椅。

在轮椅周围的地板上，破碎的玻璃散得到处都是。一个相框被摔坏了，只剩下一堆残骸，落在窗边的角落里。

亚瑟·B·库兴姿势古怪地瘫坐在轮椅上。他死了。血从他的丝绸上衣里流出来，在衣服上染下了一片污迹。那些红色液体是从一个黑色的圆洞里涌出来的，有一些还滴到了地板上，留下了红色的污迹。

在地板上有一样圆形的、闪着光的东西。那是一个打开了的粉盒，里面的镜子碎了，化妆粉洒了出来，几乎就落在死者的脚上。

即使没有看到它那刻了字的金色外观，贝拉·艾德里安还是认出了那个粉盒。它是卡洛塔生日时亚瑟·库兴送给她的礼物。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贝拉·艾德里安一直站在那儿，看着那个在轮椅上一动不动的尸体，那个破碎了的窗户，还有那个摔烂了的粉盒。

然后，她开始着手干活了。

她表现得非常平静且镇定，就像是在饭后收拾厨房一般。她打算要清除掉所有可能将卡洛塔与亚瑟·库兴的死联系起来的证据。

第二章

萨姆·布尔斯用尽办法想把他的妻子弄醒,但这似乎非常困难。

“我刚听到些奇怪的声音,你有没有听到?”他不停地问着。
她低声地打着鼾。

萨姆·布尔斯抓住她的肩膀,用力摇醒他。

她总是睡得那么沉,只是莫名其妙地嘀咕了几声。萨姆再次摇了摇她的头。在他不懈的努力下,她终于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到底是怎么了?”她口齿不清地问道。

“你没有听到那些声音吗?”布尔斯问。

“没有啊。”她边说边闭上眼睛。

布尔斯再次摇了摇她。“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我听到碎玻璃的声音,好像还有一下枪声。”

布尔斯太太虽然很想睡,然而在她凡事爱打听的本性驱使下,她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

“听起来好像是从库兴的小别墅那儿传来的,而且只有那屋子还亮着灯。我从窗户望出去,可我没看见有谁在那附近走



动。”

布尔斯太太此时已经完全清醒了。“萨姆，帮我把那件睡袍递过来。”

萨姆长得高高瘦瘦的，但却很结实很有活力。他把床尾放着的有点沉的那件棉睡袍递给了妻子，然后马上又把露在外面的身子缩进被子里取暖。布尔斯太太穿上睡袍，走下了床，弹起的床垫发出吱吱的响声。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了一声女性的尖叫，持续很久，那显然是从库兴小别墅传出来的。

“就是库兴那家人！”布尔斯抱怨着，“真希望我从来都没见过他们。”布尔斯原本拥有湖前的所有土地，却在老库兴的诱惑下卖出了约两百英亩。

“人家是按你开的价格付钱的，如果你嫌钱少那是你自己的错。”他妻子尖酸刻薄地说，“你猜那边在发生什么事呢？”

“可能还是和以前一样。”布尔斯说，“我怎么知道他是打算在那儿建什么豪华的度假酒店？我告诫了他四次了，我跟他说明那块地应该用来耕种的。”

“你这样做可把自己弄得像个傻子似的，”她说，“村里的人比以前更要嘲笑你了。不管怎样， he 现在是咱们的邻居，我们应该友好地相处。”

“我们不再有什么邻居，”布尔斯满腹牢骚，“他们只是隔壁房子的主人而已。”

“这是你自己的错……萨姆，我看到湖对面那个小屋亮着灯，就是那个女人和他女儿住的那间小屋。”

“艾德里安太太？”布尔斯问，突然而起的兴致终止了他的抱怨，“望远镜就在窗那边，快拿来看看。”

他妻子从窗边的架子上拿来了望远镜。“我怀疑艾德里安家有没有听到刚才那声尖叫。”

“可能有吧，”布尔斯喃喃地说，“很冷啊。我们快回床睡吧。”

布尔斯太太拿起望远镜对着窗外看，对他丈夫的建议置之不理。一旦让她嗅到了流言蜚语的踪迹，世上恐怕再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她从窗边拉开。

“很显然，这些天湖边是有些什么荒唐的事情在发生着。”她哼着鼻子说，“那个叫库兴的男孩约了女孩子到那儿玩了半个晚上。现在的求爱方式显然是变了，以前我们还经常坐你爸的那条小绿船泛舟湖上。时代真是变了。”

“他们现在不管那叫‘求爱’了。”萨姆说，“还有，那个该死的船总是漏水，”他抱怨着，“我每次都会带上一个番茄罐，每当我想要表白的时候，那该死的水就会渗进来……拜托，贝特西，快回床上来吧。”

他妻子没理他，还是坐在窗边，眼睛粘着望远镜不放。十五分钟过去了。“萨姆，那边看起来好像有扇被打碎的玻璃窗，我想我看到，就在刚才，那里面有个人影在动。你先前到底听到了什么？”

萨姆·布尔斯打着呵欠睡眼蒙眬地说：“我想应该没什么事情吧。吵醒我的好像是撞碎玻璃的声音，可能是枪声也可能是汽车逆火，可能是汽车打不着火了吧。”

布尔斯太太是个非常能说会道的人，她马上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往事。“还记得那次我们坐着那条旧船遇上了暴风雨吗？我们跑到莫斯毕的旧谷仓里躲雨，你还忘了把船翻过来。”

“我不是忘了，”布尔斯困倦地反驳，“是那条该死的船太重了。我也没想到那天雨会下的那么大。”

“那么，那天确实下雨了，这你该没忘记吧，萨姆？”她说。

萨姆缓缓地打着鼾，算是回应。



“萨姆!”她喊着,“萨姆!快起来看看这里!”

萨姆停止了打鼾。“怎么了?”

“你过来这边,萨姆·布尔斯。”

她命令式的口吻使得萨姆乖乖地爬下床走到窗边。

“看看那里!”她指示着。

他们两人一起站在那儿,望向与他们家隔了三百英尺的亚瑟·库兴的屋子。

“有人在那儿转悠,”萨姆说,“那又怎样?”

布尔斯太太再次拿起望远镜。“是贝拉·艾德里安,卡洛塔的母亲。”她说,“你想想,一个像她那样年纪的女人,应该不至于会在这个时间在一个单身汉屋外闲逛吧?你能想像吗?亚瑟·库兴最近正和卡洛塔交往,而现在她母亲又……”

萨姆·布尔斯突然伸手想拿过望远镜。“嘿,你确定吗?”

他妻子把他的手推开。“当然,我很肯定。你以为我会认不出她来吗?我看得见她,就像白天一样看得清清楚楚的……确实有一个窗户碎了……我没看见有别的人在那儿。她一直在那儿走来走去……”

萨姆·布尔斯从妻子手里一把夺过望远镜。

“萨姆·布尔斯,你什么意思,竟然就这样一把抢了过去……”

“闭嘴,”他说,“这可能是很严重的!让我看看。”他语气里有种突然的、少有的坚决。

“唷!说得好看!那样地从别人手里抢东西!你以为你是谁啊?”

布尔斯没有回答她,而是汇报他正看到的情况。“你是对的。我是不认为有这个可能的,但是,该死的,竟然被你给说中了!”

这让她稍微气顺了些。“我当然是对的。我看我的眼睛还



是像以前一样的锐利。现在怎样了？”

“那个叫艾德里安的女人——那个母亲——在那周围走动，好像拣起了什么东西……你猜那个窗户是怎么弄破的？……我没发现亚瑟·库兴的踪影，他好像不在附近……我说，不如我走过去瞧瞧，看看是否一切正常……对了，现在几点了？”

“我怎么知道？钟在厨房。如果你想知道，你可以自己走过去看。”

“你就不能帮我看看吗？我这正忙着留意那边的情况呢。”

“你去看时间，我在这儿给你留意着。”

萨姆·布尔斯交出了望远镜。“我觉得我们该做点什么。或许那边发生了什么意外。”他开始换衣服。

“可能那些女孩里的其中一个让他称心如意了。”布尔斯太太暗示道。

“也该是时候了。”

“不要那样说，萨姆。你真要过去吗？”

“我想我应该过去的。”

“库兴不会喜欢你过去的。”

“我才不管他喜欢不喜欢。那扇破窗，还有那女人的尖叫声……”

“尖叫的是贝拉·艾德里安，萨姆。”

“你怎么知道？”

“因为——这只可能是……萨姆，看她的举动就能知道，她在那儿鬼鬼祟祟的。”

“不对，我觉得尖叫的应该是女儿，她只是想帮她掩饰。”

“你去看看几点，我想知道。”

他拿了个手电筒，从饭厅走到厨房，转过头说：“现在是两点半。我现在过去了。”